荊川先生右編

卷三十八

兵二

荊川先生右編卷三十八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兵之二

論征吳　　傅嘏

魏齊王嘉平四年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表請征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詔訪尚書傅嘏嘏對

昔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蘇之禍齊閔辟土兼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有始不

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兼平荆州之後志盈欲滿罪戮忠良誅及胤嗣元凶已極相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托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内外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表矣昶等或欲汎舟徑渡橫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糧於寇或欲四道並進臨之以武誘間攜貳待其崩壞或欲進軍大佃偪其項領積穀觀釁相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也然施之當機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於

兵已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甚守若撰飾册檔羅絡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攻撫行之計殆難必施賊之爲寇幾六十年君臣僞立占内同惡若恪蠲其弊天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苟行今邊壞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持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此爲希幸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若完牢可詔勉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耕塉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

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偪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偽將爲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饑之此之謂也然後威衆厲兵以震之參惎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閒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

可坐算而得用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
早朝晏罷介冑之將則陳征伐縉紳之徒[illegible]
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
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
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險獨步虜庭即亦向時
之類也以陛下聖德神相忠賢法明士練算計於全
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
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全
勝必然之理而行萬一不必全之路誠愚臣之所慮
也故謂大佃而偪之計最長時不從嘏言其年十一月詔昶等征吳五年正

月諸葛恪拒戰大破魏軍於東關

論輕於用兵　田錫

宋太宗時侍御史知雜事田錫上

臣竊惟國家斷徒以上罪皆須勘鞫仔細案牘圓備斷官錄問然後行刑其大辟罪將決斷即給與酒食而他官監決慮有稱冤及斷訖即錄案申奏奏下大理寺寺司點檢送至審刑院院吏披詳如案未周理未盡即罪有司所謂王者之心重用刑而惜人命也及至北狄驕邊西戎犯境不先計而後出兵不先謀而後決戰戰失利則士卒陷殁者既多人民俘虜者

不必不知謀議以士罪在用刑於大辟何用心精審之如彼而不先計而後出兵不先謀而後戰殺陷殁士卒者衆俘虜人民者多一何用心麤疎之如此用心精審之如彼者是帝王重人命也用心麤疎之如此者由將帥輕人命也州郡戮一死罪不當即罪州郡大理寺審刑院點檢披詳漏落各罪官吏洎至士卒陷殁人民俘虜則罕相不過罷免歸班為尚書將帥不過黜降其官為庶人此乃朝廷用刑輕重之相遠也

諫用兵書　張方平

宋神宗時蘇軾代張方平諫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

擾衆有叛亡之心下則士庶久役有怨曠之歎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其論尤甚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閒兵

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殁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强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之必然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三代

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知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衂傷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輙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内晏然兵休事已而民

無怨言國無遺患仰都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大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僚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効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仰都用兵之端陛下作之

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尚賴祖宗積
累之厚皇天保祐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
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
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
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
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
禍勉彊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
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
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
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

或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産鬻賣男女熏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

之者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任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況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蜂起京東河北猶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

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豈欺之

聞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

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

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

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

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

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背向之理絕意兵革之

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

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

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

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
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益
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慨議討
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
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
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
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
勇於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
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
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

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乞議革新法之不便者論用兵劄子　司馬光

宋哲宗即位守門下侍郎司馬光上劄子

臣伏見陛下自臨政以來夙夜孜孜以愛百姓安國家為事蓋善治疾者必究其所來攻其所急救之欲速去之欲盡臣觀今日公私耗竭遠近疲弊其原大槩出於用兵夫兵者凶器天下之毒財用之蠹聖人除暴定亂不得已而用之耳自有唐中葉藩鎮跋扈

降及五代君僭臣叛九州瓜分[illegible]

生民塗炭二百餘年太祖受天明命[illegible]依

景祚太宗繼之克成厥緒然後大[illegible]有

於是載戢干戈與民休息或自生至死[illegible]不

見兵革吏守法度民安生業雞鳴犬吠烟火相望可

謂太平之極致自古所罕併矣及神宗繼統付雄氣

英以幽薊雲朔淪於契丹靈夏河西弗於拓跋交趾

日南制於李氏不得悉張置官吏收籍賦役比於漢

唐之境猶有未全深用爲耻遂慨然有征伐開拓之

志於是邊鄙武夫窺伺小利敢肆大言祗知邀功不

顧國忠爭賈餘勇自謂衛霍不死白面書生披文按
圖玩習陳迹不知合變競獻奇策自謂良平更生聚
斂之臣掊拾財利剖析秋毫以供軍費專務市恩不
恤殘民各陳遺利自謂研桑復出相與說改先帝自
求榮位於是置提舉官強配青苗多收免役以聚貨
泉又驅畎畝之人爲保甲使捨耒耜習弓矢又置都
作院調筋皮角木以多造器甲又養保馬使貴買折牛
市馴駿而農民始愁苦矣部分諸軍無問邊州內地
各置將官以領之自知州軍總管鈐轄[illegible]
不得關預捨祖宗教閱舊制而用新法矣[illegible]

圖錢爲新行削損上等[illegible]無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置市易司強市榷取[illegible]增商稅色件下及菜果而商賈始貧困矣又立賒貸之法誘不肖子弟破其家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致其子孫鄰保籍沒貲產不能備償又增茶鹽之額賤買貴賣以配民食用不盡迫以威刑破產輸錢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於臨邊州縣以備饋運教兵既久積財既多然後用之而承平日久人已忘戰將帥愚懦行伍驕惰加以運籌决勝者乃浮躁巧偽之士不知彼巳妄動輕舉是以勤兵黷武力疲食盡自潰而歸

執兵之士荷積之夫暴骨塞外且數十萬築堡永樂怠忽無備縱寇延敵闔城之人翦為魚肉曾未足以威服戎狄而中國先自困矣先帝深悔其然厥截截諞言思番番良士未及下哀痛之詔息兵富民而奄棄天下此臣所為痛心疾首泣血追傷者也伏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緒太皇太后同聽庶政首戒邊吏毋得妄出侵擾俾華夷兩安今契丹繼好夏常納貢乾德拜章征伐開拓之議皆已息矣則此置提舉官散青苗斂免役錢點教保甲置都作院養保馬置將官市易司封椿買坊場增茶鹽額措置河北糴便司[illegible]

爲虛設陛下幸詔臣民各言疾苦其已[illegible]者[illegible]僉
章未有不言此數事者足知其爲天下公共患人所
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利害著明皎如日月何所
復疑而羣臣循習常安故憚於更張雖頗加減損而
監司按堵將官具存保甲猶教閱保馬猶養飼邀州
屯戍不減軍器造作不休茶鹽新額尚在差役舊法
未復是用兵雖息而公私勞費猶未息也如此因循
不知改轍數年之後萬一遇水旱大饑盜賊羣起其
爲國家之患豈可盡言哉伏願陛下斷自聖心凡王
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則存之其餘臣民

以爲不如舊法之便者稍加釐革雖非一日可行之事欲乞陛下宣諭執政令因臣民上封事熟議利害進呈以聖鑒裁決而行之昔夏遵禹訓商用湯法周循文武之典蓋創業垂統之王貽厥孫謀後世所宜謹守不可失也若凡百措置率由舊章但使政事悉如熙寧之初則民物熙熙海內太平更無餘事矣議者必曰革弊不可倉卒當徐徐有漸此何異使醫治疾而曰勿使遽愈且勿除其根原使盡也其爲醫者謀則善矣其爲疾者謀奚利哉

論饋餉

杜紘

魏文帝時恕以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
為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
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乃上疏

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扼腕抗論以孫吳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修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繞

天畧市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爲艱難
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
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
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
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兗豫司冀而已臣前以
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
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
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
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
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異然昭於人

才尚復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爲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空虛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來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埸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強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兗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慺慺實願四州之牧守

獨修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爲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陸贄

唐德宗建中間幸奉天時上

右兵之所屯食最爲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昔敗亂之由多因饋餉不足臣以任當鹽鐵國賦合分憂奏減河運脚錢用充軍鎮和糴幸蒙聖恩允許又屬頻歲豐成二年之間㳂邊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

十餘萬石準元勅各委當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度支
鹽鐵院官同勾當檢納仍於所貯備倉糧各具數狀
奏委紐及不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借用如能將
守此制有所隨即邦壞則是殘城當由中使等人
歲之糧以爲急難之備承無懸絕是開衍州大歲啟
築五原大興師旅所司素無備擬臨事支計缺然稱
送悉貸此糧乃得軍行辦集慎過之後准勅合填還
今二年竟不支遣加以諸鎮軍食例皆闕供及其告
急上聞宣旨下追則又請貸貯粟以充將士月糧既
務廢懸且無愧畏所未匱竭其能幾何大哉植至難

毀板至易古人以植楊爲喻能不爲之歎惜哉况水旱流行固宜有備戎狄爲患可不爲虞將欲安邊尤宜積穀今當歲稔宜益軍儲及糴聚蓄之資用供朝夕之費儻遇災難則如之何惟陛下詳思後圖不貽他日所悔臣之願也疆場之幸也不勝區區慮患之意謹具狀以聞

論沿邊守備事宜狀

唐德宗朝上　陸贄

伏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卽叙者則曰非德無以

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戒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讐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逐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過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畧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駮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狥所見而昧於所遇

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即而叙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忓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懽心結

之以親以舒其變羈縻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遇孔熾之勢行即叙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畧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

則成是無不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狥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

兵以置馬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為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强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為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便土宜邀其所不能强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

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鬭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壤百物阜般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番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

將豈爲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
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處
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得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
計歸張順待餉傥倖者猶患遲期之賒緩恒念戍醜
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
爾得之奚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
則投棄城鎮以擾遠近之心其弊豈唯無益哉固亦
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譎徙軍城意欲增戶實
邊兼令展効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
亂幸灾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

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埸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居內地精兵祗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恒在寡弱之卒寇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刼執恣其芟蹂盡其搜驅比及都府聞知虜已飽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輗軏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

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忿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効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褒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爲言之況又

公忠者直己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
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
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
則以資粮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解旣相
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
者含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慙馭將若斯可謂
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
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
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虜張賊勢上聞則
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illegible][illegible]

餉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户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榷鹽稅酒之利揔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强盛爲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土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盖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鈐藝乏趫敏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

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變化翕闢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尫衆散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以來未

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
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其戍
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
頃逆泚誘涇原之衆叛懷光汙朔方之軍割裂誅鋤
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
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
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
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
救焚冀無阽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
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

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敢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觖望之釁蓋所謂日省月試餼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

爲妻子所分當有愁懷之色而關寄戍卒歲月睽
更不安危城不甘戎傷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焦
所領厚賒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菜之資無
相形懸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竟爲
媚詞因請遥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
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
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而
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況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
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無慍不爲戎首則已
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

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爲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許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其色甲兵籍其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其處置發其將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賠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畧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其賞者[illegible]

灑常其賞罰者無得而制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閫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遙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

矣若有意乎平兇靖難則不可也夫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疏矣況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椎剽耆夫樵婦釐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邀遮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

則減百而爲一其招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苦於
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出已不寃非
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遥制矣臣愚謂宜罷諸道
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
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
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
傅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
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
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繕城造器且募人至者每家
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

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鎮

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揀良吏以為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為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選帥之道則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埸不寧謐者未之有也

請儲蓄軍糧事宜狀

陸贄

唐德宗時上

夫屯兵守土以備寇戎至而無權守必不固矣遇寇不守則如勿屯平居有殘人耗國之煩臨難有啟敵納侮之禍所養非所用所失非所虞以為制備之規臣竊謂疎矣頃者吐蕃尚結贊率其醜類越軼封疆蹂我丘原相繼淪陷雖由將帥不武亦因措之行訓其事未遑是為深戒非理而好推咎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備之日遇賊泚作亂之餘戍卒未多器械尚寡今則甲兵大備稼穡屢豐比於曩時勢不同等[illegible]而衛[illegible]近歲以貧濟詞今年夏初寇犯靈武禦則寡人守[illegible]

之權告急求哀聽制伊夕有司爲之請非陛下爲之軫憂遴擇使臣奔波將運積財以資用尚倚以救人賴蕃戎自旋權道獲濟封略不壞固非成謀然則寧夏覆而靈武全唯在幸與不幸之間耳是皆無不拔之勢有可駭之危其爲規制之方所謂同歸於失矣議者是當今而非既往豈不曰昧理而好詭乎今戍卒之加於往時臣固知之矣今邊農之廣於往歲臣亦知之矣其所謂歸於失者在於措置乖當斂乖宜利之所生害亦隨至故也陛下忿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

覆育之仁心剔憤恥而揚威聲海内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統帥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沿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月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吐蕃之比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

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所謂在朝則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乎陛下頃以邊兵衆多轉餽勞費設就市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爭趨邊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向使有司識輕重之術弘久遠之謀守之有恒施之有制謹視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歸於公廪布帛悉入於農夫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措貸其種食假以犂牛自然戍卒忘歸貧人樂徙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之勞而儲蓄自廣無徵役踐更之擾

而守備益嚴果能用之足謂長算既而有司監丞不克將順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之意當稔而願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斂藏遇災而艱食者則莫探之糧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徼公私之乏困乘時所急十倍其贏又有勢要近親羇遊之士或託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寔繁有徒欲勸農而農不獲饒欲省費而費又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絺紵充直窮邊寒沍不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且又虛張估價不務準平

而下隨喜怒之心精粗在胥吏之手既無信義率下下亦以僞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郡穀價轉貴遞行欺罔不顧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以苟售滯價爲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爲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監臨既失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僞指囷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呑聲補舊引日偸安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爲明徵臣故曰蓄歛乖宜此之謂也邊之大事在食與

兵今食則無儲兵則乏之師謂之有備其可得乎近者
沿邊諸州頻歲大稔穀糴豐賤殊異往時此乃天贊
國家永固封畧之時也而尚日不假給曾無遠圖軍
府有數倉之詞穡人有悔耕之意天贊而不受其利
農傷而不恤其窮及凶災流行播植隳廢雖復悔恨
事何可追臣是以屢屢塵煩所惜在此項請擇人允
使委之平糴務農陛下以理貴因循未賜允許又請
乗時豐稔邊城加貯軍糧有司以經費無餘其事復
寢臣忝當任使待罪樞衡雖神武之謀不資獻納而
職司之分敢忘憂虞夙夜疚心盡如焚灼輒復煩具

郡薄歛或裨補萬分不勞人不變法不加賦稅不費官錢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用唯於漕運一事稍權輕重所宜請爲陛下致邊軍十萬人一年之糧以爲艱急之備陛下誠能聽臣愚計不受沮傷百日之間收貯總畢轉運常行之務既無失於舊規太倉歲入之儲亦不闕其恒數圖慮至熟更無所妨謹具揚搉上陳惟陛下留意省察舊制以關中王者所都萬方輻輳人殷地狹不足相資加以六師糗糧百官祿廪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所以控引東方歲運租米冐淮湖風浪之弊泝河渭湍險之艱所費至多所濟

益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甚於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烝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三

者不失其時之所宜權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制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阜殷祿食所須給用亦廣所以不計靡耗廣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説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羨財以廣漕運者也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脚錢至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絶都市之内餒殍相望斯所謂規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税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

水潦漂損田苗比於常時米貴加倍黎庶匱乏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糶米以救凶灾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糶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脚又約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爲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糶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

荊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至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關輔荐饑當崔造作相之初懲元琇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比至中塗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過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滞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納塡數輪環貯運頗亦協宜不必每歲加搬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

詳究源由邇來七年積數滋廣㞃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絶江淮輸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況江淮輸轉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頻以此事爲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今量定所糴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并顧船車般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以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可當

運二年一十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十比較即時
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
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儻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
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界之念始慮
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隳永制不貫功於
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其均齊臣今所獻
庶近於斯減所運之數以寔邊儲存轉運之務以備
時要其於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
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
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停

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遭水州縣每斗八十價出糶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收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貫文節級所減運腳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糴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巳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

並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糴臣已令度支巡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令計見墾之田約定所糴之數得鳳翔涇隴邠寧慶鄜坊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涼等城報除度支旋糴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糴所餘江淮糴米及減運米腳錢請並委轉運使便折

市綾絹絁綿四色即作船般送赴上都邊地早寒歛藏向畢若待此錢送到即恐收糴過時請且貸戶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塡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亦取綾絹絁綿四色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取度支官畜及車均融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兵馬使與監軍中使同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使計會和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粟不願糴者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米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糴得米粟亦委此三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堡之內揀擇高燥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

軍粮爲名非非緣城守絶粮及承別勅處分並不待徵有支用待收糴畢其所糴數並收貯處所開奏並報中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粮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邊儲既富邊備自修以討則有餘以守則可久以加兵則不憂所至乏食以斂糴則不爲貪將所邀恢疆保境者得以遂其謀蹙國䠶軍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柢安邊之本源守土庇人莫急於此須公[illegible]而發私積猶當悉力以務之况今不擾一人無[illegible]百事但於常用之内收其枉費之資百萬羸

粮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此蓋天錫陛下攘戎狄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陛下誠能過聽愚計先聚軍儲愼擇良圖更貞師律蠢爾兇醜自當畏威縱迷狡塞之心必無猾夏之慮伏惟少留睿思詳省而明斷之其所停減運脚臣已與本司審細計料並邊鎮分配和糴數及米粟估價等數各得別狀條件析護同封進聽進止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税市草事狀　陸贄

唐德宗時上

度支奏緣當年税草支用不充諸場和市所得又少

所以每至秋夏常有欠闕請令京兆府折今年秋稅和市草一千萬束便令人戶送入城輸納每束兼車脚與折錢二十五文既利貧人兼濟公用希顏本宜進止宜依者伏以制事之體所貴有常順人之情尤重改作革而能當尚恐未孚動且失宜爲由無擾臣等每承睿旨常以百姓爲憂審知事不可行安敢默而無述每年蓄聚芻藁所司素有恒規計料稅草不充即便開場和市既優價直復及農收人皆樂輸事不勞擾陛下追想往年之事豈嘗有緣草不足上關宸慮者乎延齡欲衒已能媚廢舊制苟收經費之用

以資贏羨之功遂使儲備空虛支計遼落廩囷告罄頻煩聖聰去歲已然今夏尤甚此乃不遵舊制之過也舊制何害而變之哉臣等謹檢京兆府應徵地稅草數每年不過三百萬束其中除留供諸縣館驛及鎮軍之外應合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而已百姓搬運已甚艱辛常迫春農僅能得畢今若更徵一千萬束仍令並送入城即是一年之中並徵三年稅草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常時物力有窮求取無藝其為騷怨理在不疑甸服且然四方安仰假使時當豐稔家悉阜殷有草可輸有車可載然於途程往復

須淹歷歲時牛廢耕犁人妨播殖東作既闕西成曷期況烝黎之間貧富不等收穫之際豐儉難均今忽並役車牛雇車傭必騰貴並徵稅草買草價必倍高是使豪富之徒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緣斂以毀其家非所謂均節財物準平賦法之術也臣等又勘度支京兆比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一百二束每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百束應輸二束充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者向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爲程則雇車載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錢三千五百文即是一

束之草唯計搬運巳當三十有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自我作古輕以胸臆斟酌限爲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隳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倘可其奏人何以觀豈如官自置場要便收市欲少市則平其估以節費欲多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既和貧富俱便有餘者趨加饒易售之利不足者免轉求貴賃之資比之抑徵固不同等若有舊制足可遵行何必捨易而即難棄利而從害臣誠暗滯未見其宜伏望戒勅度支令依舊例和市承前既使用以後不得闕供稍峻隄防使知懍懼妄作但

不施用歲計必免愆違陛下若以軍旅之中馬畜漸衆度支所管藁務纔可供給當年或慮水旱不虞別須蓄積爲備今屬歲稔亦是其時但要收歛有方不宜科配致擾若度支並市延齡必復辭難須有區分使之均濟望委京兆尹幹當別和市草五百萬束以充貯備其所和市並隨要便官自置場每場置錢旋付價直時估之外仍稍優饒交易往來一依市利勿令官吏催遣道路邀遮但不抑人自當趨利其市草價直並於年支留府錢數内以給用不盡者充每市滿十萬束一度聞奏便以府司郵遞車牛並更雇脚

相添轉徙場所撮載送付苑中輸納如蒙聖恩允許臣即依此宣行既免擾人又不增費以資儲蓄足禦凶災度支謹守恒規亦自不闕常用臣等商度將爲合宜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論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陸贄

京兆府先奏當管蟲食豌豆全然不收請據數折納大豆奉勅宜依度支續奏稱據時估豌豆每㪷七十價已上大豆每㪷三十價已下京兆府所請將大豆替豌豆望令各據估計錢數折納則𦤺免損官司於求瘼救災國之令典求瘼在知其所患救災在恤其

所無只如頳蠟爲硃跳豆全損檢覆若計虛[illegible]地[illegible]

圖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府司折納充數已爲

起下從權度支准估計錢乃是幸災窺利所得無幾

其傷實多傷風得財非謂理道且豌豆爲物入用甚

微舊例所支唯充畜料准數廻給大豆諸司誰曰不

然計價剩徵義將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從望依前

勑處分未審可否

荅詔條畫時務論兵食　　曾公亮

宋仁宗時上

臣今月十六日面奉御札曰朕承祖宗大業賴文武

良臣夙夜兢兢期底於治簡者西陲稟備天下驛騷
趣募冗兵急餉餽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累歲
於茲公私匱乏加以承平寖久仕進多門人浮政濫
員多闕少滋長奔競縻費廩祿又牧守之職以惠綏
吾民而罕聞奏最將帥之任以威伏四夷而艱於稱
職豈制度未立不能變通於時邪豈簡擢靡臻不能
勸勵於下邪西北多故虜態難常獻奇論空言者多
陳悠久實效者少備豫不虞理當先物朕思濟此急
務罔知所從以卿碩望故茲訪逮躬行條畫所才誠
伏膺聖問謹昧死條對上進

一伏覩詔書謂聞者西陲警備天下騷[illegible]
兵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衆咸於[illegible]
公私匱乏此實方今之先務也臣切謂國家經用
不給者非有他焉由冗兵之所耗食也朝廷所以
未能損減者豈不爲沿邊三路尚須屯戍邊塞廣
衰用之尤且不足乎臣計今邊塞未多於建隆開
寶之年是時外捍契丹內有河東西蜀江南嶺南
之戍而所蓄禁兵止十二萬而已至乾德中兩川
江嶺已平則又減二萬太宗盡有天下所添之兵
纔三十餘萬真宗初年亦止三十八萬至乾興中

始及八十餘萬以此知兵少則訓習齊一所向無敵兵多則雜冗難齊所施寡効其理甚明也今乃自慶曆以來旣廣招募又升廂軍爲禁軍凡總一百餘萬然而用之罕聞成功者非獨將佐之不武由所用之卒不精爾不精之由無他在乎多而不得齊一也而況廣費廪給竭天下之財力可不深慮乎臣以謂事已久定非可以暮措置須用數年圖之可稍見兵之數尋委信臣精加選擇取力伉健軼羣超等一夫可以敵二三者别爲部伍俾如太宗及眞宗初年三十八萬之數改立名額練爲

精卒付於善將後有亡逸亦用此格招塡使之[illegible]
邊是用精良之少而代疲宂之多安得不足也而
況二宗之制未遂哉其餘疲軟老耄則散也東南
闕兵之郡就食賤穀有亡逸者更不招補數年之
內十必減四十年之內必可消弭不唯減天下之
蠹耗實亦得精兵以爲用也方今二虜衰弱兵械
休息朝廷不速圖之則臣恐小有水旱粮餉微梗
則陛下焦心旰食於上矣圖之之實宜早爲若舍此
爲計是皆迂論臣又切聞宜毅兵久爲東南之弊
料上封者言之多矣況南方小郡有舉城無二三

千戸者乃置禁兵數百坐食膏血官不得人往往爲患自昔祖宗之制東南諸州唯迭遣廂軍屯駐至於藩鎮則量加禁兵駐泊以爲旁郡式遏行之甚久頗適事要止從慶曆之初創制此兵今諸路轉運供億艱苦遠近官吏憚於統制臣以謂除京東西路外其餘諸路悉可罷廢揀入別軍其老弱者令入本城役作唯一路藩鎮許揀留千人依舊教閱以鎮遏旁郡此又減費弭患之一端也臣仍願自今置廢興作須樞臣熟議毋得不問財賦而輒有添創如慶曆初年之失臣伏聞祖宗舊制三

司每季供糧草支帳一本赴樞密院夫樞密不干財賦而使供帳者是欲置廢兵馬常使與彼照對也往歲樞臣不練事體稱糧草本屬中書密院供帳久爲閑冗乞自今罷之則知樞密總兵自來罕問糧草之有無如此謀圖豈天下久安之計也今聖慮軫及中外大事願陛下舉而行之使太平可致也

乞邊兵三月後減半就糧內郡　宋祁

宋仁宗時上

臣本書生不當妄言兵計但以事料之參驗今古

有灼然易了者敢為奏請臣伏見自古以來防邊守塞未有屯結兵馬經年亘歲常在城砦無有休息者傳曰久暴師則國不足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如秦漢時與匈奴更相讎報出入鈔掠亦是兵罷即歸不令屯結亦不如聖朝長令兵馬守備邊上處不出攻坐費糧運是故用兵未及六年天下之財已告匱竭良由邊將不知休兵朝廷不授成算億萬之費耗散而不計若更十年未知多少則用可濟其艱臣請言其驗賊界自三月後馬瘦放牧野草不能負重關陝人皆知之則背春向夏賊不能大舉其驗一也賊

無饋運每入漢界常因糧於中國中國自三月以後才有麥熟其餘禾稼未成無糧可因賊不能大舉其驗二也又有高山大川溪谷相銜春夏之後雨水時行霖潦為灾賊不能大舉其驗三也是賊兵銳於秋冬而屈於春夏其勢可見臣欲乞朝廷詳度指令應沿邊州軍城砦每年自三月後抽減一半兵馬入內地州府就糧直至九月却任元駐劄去處號為防秋況所抽兵士雖在內郡其教習訓練一如邊上此乃事之至便不足多疑一則邊上州軍愛惜得所支糧草二則兵馬有休息之時三則兵士到內地州府易

爲支費四則關陝之民免得轉搬粮草是邊上一年支準可展爲二年也議者必難臣曰賊知朝廷自三月後抽退兵馬必選擇壯騎精兵出其不意入來漢界作過恐大段深入鈔掠人民破蕩城砦何以爲備臣對曰假如令賊有壯馬精兵能於盛夏入漢界作過三五萬抄掠界上些小熟戶人民且無糧草可食賊又不會攻打城壁朝廷但置令所在城砦堅守不出兵及州軍只披城立柵相對不與賊戰則見在一半人馬已自足用萬一假令賊敢謀深入即令內郡就糧兵馬旬日內勾集令大將將數萬之兵結陣徐

驅往救應亦只立硬砦相持勿與賊爭鋒使賊進則不敢退又粘逐常擇便地自逗留至二十日以上賊又有糧盡或雨水之阻又何能破蕩城砦大段深入也但自來朝廷不肯明下成算與邊將令抽退兵馬是以邊將畏避責罰長要占留在邊上圖常有準擬其添到軍馬以必固執無因肯減一人一騎今若朝廷明降成算使之遵守如賊非時入界萬一有少敗衂朝廷自任其責自然邊將必無固執斯議者也

兵總論言兵財　宋孝宗時上　葉適

今事之最大者而當極論論之得其要而當先施行

者一財也二兵也雖然財之所以爲大事者由兵之爲大事而已其舉措爲興廢之决無先於此世之言兵者充塞爛漫可聞而不可聽可聽而不可行者無他焉言古者簡易徑省無兵之患而有兵之利然而接乎今之異勢異宜而不可用也則古者雖善而何益言今者緊密重滞有兵之患而無兵之利然而習乎今之旣安旣成而不可改也則今雖不善而何損雖然此非眞擇利害以定取捨者也誠使眞擇利害以定取捨則雖不必簡易徑省以慕古人之名而今日之兵其有患而無利曉然庸人皆能言之豈可不

而故變乎蓋嘗慮之三代之兵乘兩漢之郡國管仲之內政隋唐之府衛此古人之美名也自府衛變而爲召募召募之法壞而邊兵始重於是藩鎮之亂起收藩鎮之重勢而人主聚兵以自將爲名竭天下之力以養之及人主不能自用而柄任已不專於諸將矣則四顧泯然無所統一於是內則常憂其自爲變而外則不足以制患至於有莫大之兵而受夷狄無窮之禍此非今世之所謂實患者乎美名不必慕是各度其時之所能行者可以言智矣實患不能制是又不知其時之所當變此不可以言智也姑試

言兵之常制以合今日之事有四有邊兵有宿衛兵有大將屯兵有州郡守兵邊兵者因其地練其兵不待內地之兵食而固徼塞也宿衛兵者因都邑所近之民教成而番上與募士雜國廩其半而不全其養也大將屯兵者悉用募士而教其精銳全養之而已州郡守兵者以州郡之人守之而不以州郡之力養之也故兵制各行而兵力不聚然後有百萬之兵而不困於財矣故進則能戰退則能守而不受侮於夷狄今也一之邊兵募也宿衛募也大將屯兵昔有舊人而今募以補之使成軍也州郡守兵昔之禁兵消

盡而今募其人名之曰禁兵也四者皆募而竭國力以養之是徒知募而供其衣食耳此所以竭國力而不足以養百萬之兵也力則已困用則不可故進不可戰退不可守百人跳梁而一方震動而夷狄之侵侮無時而可禁也臣願陛下深慮定計以分四者之兵而變今之法不過二年法行制定財不足為大憂而兵可用矣

論募賞科格　宋仁宗時上　富弼

近於七月中伏覩中書樞密院同進呈募擒元昊科格遂告示天下者切以拓跋異類西域諸羌自唐末

亂離五代爭戰益乃士宇侈其封疆時肆猖狂罕能懷服常致邊患每勞王師歷代以犬豕畜之置諸度外國家引為宗屬什以節旄割賜名城世襲王爵廩給甚厚貿遷弗停其國富強皆我資用蠢彼戎醜變為華寇則我於西夷恩德豈不大哉盟誓弗渝始終無負而元昊不圖報效輒肆頑凶欺誣上天僭竊大號合行誕告遠賓明誅庶仰征伐之權以快人神之憤況邑西陲變動天下震驚聚目而觀橫耳而聽或謂朝廷有上策廟堂有奇兵豈容有臣敢行稱亂顛[illegible]佇望以日繫時殆踰半年不聞下令久之乃衆削

罪之罰行募賞之科何其隘哉夫始未有爲人貿莫
測一旦告諭共知非謀孰不疑朝廷自怯未能加誅
於元昊而又慮久無處置姑設賞募以厭天下之望
乎適足示弱不足厭人示人以强猶懼不振示人以
弱其敝何勝故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若謂
元昊小戎無費民力但誅首惡足致和平則臣請終
始陳之切聞自邊事初警即行調發師徒合雜器械
堆盈官私俱勤道路如沸易置邊吏辦集芻糧關輔
大騷黎庶已困何民力之無費焉募令一施敵情愈
祕知有竊發益自周防增置守衛之兵廣募禦侮之

士寢食必以計出處必以權動則有謀大為之備何
首惡之可募焉況夫募者起於亂秦用於末世三代
已往不聞有此豈我太平之世天下一統偶有小醜
背叛紀之典策自有討禦而執事者不為良晝遽勸
陛下行亂秦末世之事乎既非至公之謀又匪常行
之法然有不得已者亦或為之何則若於用兵終未
獲敵思為助兵之術則募之漢高祖於項羽是也兵
力驟敗敵勢轉盛內懷震懼計無所出則募之王莽
於劉演是也用兵不一困於支離敵又相乘力不能
應則募之梁太祖於劉知俊是也一夫跳走不知所

從雖有兵甲之彊無以加討則梟之楚平王於伍員之類是也募賞雖設無一獲者是募賞爲無益不可全任明矣今元昊初叛未嘗大戰非苦於用兵也師旅屯聚空食邊陲非兵力驟敗也諸方不徵備西鄙有警非用兵不一也元昊大據全夏擁衆不伏非一夫跳走不知所從也臣以此觀之甚非用募賞之時且以我大邦坐視小醜況我直彼曲奚所憚焉正朝廷之大刑副天下之公議舉不失禮動則有辭欲征則征之足以示猛欲守則守之姑以示寛表以大御小之權行禁暴安民之道號令天下豈不偉哉何乃

偷募苟求潛謀竊取似同盜法不敢公行謂之容則元昊之惡不可容謂之忽則元昊之謀不可忽謂之借用則用已費矣謂之借民則民已勞矣况又濟師已衆遣將已多邊境騷然曠日持久而反止於用募更無他圖倚之幸安謂之得策以此厭天下之望以此安君上之心臣深爲議事者行盜之兵旣不行募又無得爲此逗撓不減戍根國用日彌民以是取怨叛必作表裏合攻臣亦甚爲陛下憂之夫元昊旣懷逆謀彼必大爲禦備今聞上下募賞自知高枕無虞退狄之心畏強侮弱因而肆暴遂成深憂若誘之使來

自有方畧則非臣所知萬一執事者謀之不臧枝蔓於此遷延玩寇嗢沒養奸禍已成而計窮敵已大而力屈則誰復爲陛下圖之

論西師賞功之濫　宋徽宗時上　許翰

臣承中書省兵房送到詞頭一道爲武節郎董成部一百五十四人折亡外亡失二人轉一官減三年磨勘武經郎郭寧部二百七十二人折亡外亡失二人轉兩官事臣聞兵家之法使貪者爲我爭愚者爲我死夫若是者非他有利以導之也則賞固不可以不厚雖然爵祿顯設於朝惟其得之難也是以人危身

而取之使其欲而易得得而易充則人孰復肯輕身冐矢石陷堅拔敵爲國行此危事而求奇功哉故無功而賞則有功者怠效薄而賞厚則人無志於極功而國不收其偉績是賞亦不可以不審也昔景德間契丹犯澶淵眞宗皇帝親駕征之自是強虜請盟至今不復窺邊然而師還賞功如大師李繼隆等不過進階次加食邑雖周文質身督所部射撻覽而殪之首帥既亡虜衆遂潰然亦不過小遷其秩而已又熈寧用兵安南郭逵爲帥大破賊兵於富良江自是交趾不敢復動神宗皇帝猶以師無大功斥其賞當景

時燕達最有功不過進秩二等蓋故時邊賞若斯之艱者將復有以用之故也比者西師賴陛下神明威武羌戎震懾屈膝請服然其桀黠反覆尚未可以保其往前將吏之賞不可不留其未滿之意以待復用也臣自蒙恩便得待罪椽垣與兵房事月條之閒伏見西師賞功凡行一百七十餘人積除二百五十餘官其間轉行遷郡者凡二十餘減磨勘者不獲數計距臣領事之前則所賞不知其幾何也雖臣之愚不足以議戎事之大計然願陛下參諸景德熙寧審實之意稍求所以酌損故臣輙因董成郭寧之事而推

言之非特爲此二人惜數官而已也謹按周公六功之賞戰功日多所謂多者非特貴夫多質古者振旅則飲至於廟以數軍實計所獲多以爲勝焉今二人之兵以其所獲除其所亡猶不足也則是得不酬失功不補過而亦蒙厚賞於朝臣欲遂行其詞則不知所以爲說是以冐昧而請之

奏爲种諤生擒鬼章賞未稱功　　常安民

宋哲宗時上

臣聞邊功有二王者之德如天之覆如地之載微至昆虫草木達而戎夷蠻貊皆被其澤無彼疆此界之

巽而因利乘便入其土地俘其人民奪其城壘此求
利之功也雖不賞可也賞之不可厚厚則生邀恩若
夫背德負義玩威入寇焚毀民居殺掠生聚塗據州
郡脅誘部族結從連衡窺伺中華一旦竊發噬臍何
及而能先敵鼓勇出其不意使敵不及拒計不及施
此去害之功也安可不賞賞之不可薄薄則沮士氣
往歲西蕃董氊大將鬼章青宜結桀黠有智數熙寧
中於踏白城誘陷洮西安撫四方館使景思立全軍
漆其頭顱為飲酒器人怨神怒先帝嘗下募賞之令
厚捐金帛命李憲圖之凡十餘年未有能稱詔旨者

元祐中乃敢陰連西夏誘結蕃首約爲内應從之者十巳入分遂犯疆土殺虜蕃戶燒蕩其廬舍掘發其窖藏蹂踐其苗稼斬伐其材木遂據洮州屠戮酋豪無敢誰何方是時种誼守岷州鬼章之兵巳逼岌乎如掛虎口誼稟命於經畧司求出師者數矣而劉舜卿以朝廷方休兵息民恬不爲意其後朝廷遣游師雄使熙河而趙醇忠即結瞎包順包誠之徒洒淚泣訴推心痛恨師雄乃趣舜卿然且猶豫累日卒用誼謀誼師既出先命焚飛橋以斷蕃兵之路把衝隘以絶傳報之音卒能雍容静密生擒鬼章獻之闕下西

旻五十萬之衆及境鬬之遂皆遁去勳烈煌煌誰與倫比而廟堂之議乃欲不崇邊功爲安靜之策不問其有去害竒功非求利之比槩薄其賞臣愚竊謂擒獲鬼章誼實謀首親冐鋒鏑功居第一師雄不辱君命能趣舜卿俾用誼謀功又次之舜卿觀望勉從功宜居下而當時推賞師雄自宣德郎軍器監丞改奉議郎陝西轉運判官繼除校理固不爲過舜卿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高州刺史遂擢爲殿前都虞侯寧州團練使其崇峻如此而种誼乃自庄宅使北遷西上閤門使康州刺史未足以稱其勳烈先帝詔令

具在殺獲鬼章者未任人授諸司使今朝廷正宜信賞而酬誼止此豈先帝詔令可以閣乎抑賞可以不行乎以爲邊功不足崇尚乎則何以奏告裕陵鬼章擒獻之日百官聚見四方馳表稱賀也臣訪聞阿里骨因溫溪心以附西夏有吞並熙河之志蕃部一搖足則熙河非中國所有蜀道亦有受敵之憂矣人材之乏未有甚於今日而將帥之有威名者唯种氏爲最著臣愚竊謂宜於此時申白种誼前日之功優加褒進以勵將帥則人皆知勸而邊境無虞矣

乞納級計功推功　宋高宗時上　李綱

臣伏見祖宗舊制軍功賞格以首級為法每獲一級或轉官資或支銀絹是以當時賞功覈實無僞濫之弊自近年以來納級計功之法廢全軍推賞之制行諸將告捷皆以棄頭不斫橫屍蔽野推墮崖谷沈溺江湖不可計數為言遂使有司不得覈實朝廷無所考據一軍千人則千人推賞一軍萬人則萬人計功殫官爵不足以褒寵竭府庫不足以賜賚歲用之廣百倍往時罄百姓之脂膏耗朝廷之根本日益月增殊無藝極臣未見其可也今者車駕廵幸建康將定恢復中原之策則所以懋賞報功使將士知勸節以

制度使國用不匱不可不深爲之慮也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諸將告捷並計級數不得以乘頭不斫橫屍滿野推墮崖谷沉溺江湖爲言除保明驗實計級推賞外其有選鋒陷陣強弩破敵立到奇功之人雖不獲級別許保奏優異推恩庶幾實立功効之人有所激勸而朝廷無濫賞之費戡亂定功不難致也取進止

乞置賞功司　　李綱

宋高宗時上

臣竊以戰危事也驅之於萬死一生之地蹈白刃冒

矢石以首爭首以力搏力而求勝於一日之間北行
賞刑之信何以要結其心鼓作其氣使之犯難忘死
而效命哉古者賞必先士卒而不踰時欲其知勸也
誅不舍貴近而無幸免欲其知懼也近年賞罰與此
相違賞之所行皆權貴囑託與親隨厮役之流而士
卒履行陣以立功者未必賞將帥提兵以自衛見敵
不戰望風遁走者又不加誅而士卒潰散亦以轉山
迷道爲名而招集之則彼何所勸而力戰何所憚而
不走以求生哉臣頃在樞密院見童貫推燕山賞案
沓及於朱勔父子並其壻知知秀州周審言皆未嘗

從軍則其餘所賞者推類可知而西兵陳狀乞賞皆十數年前未施行者詰其所以則當時帥司既上功狀復送下保明經隔歲時將帥移易則保明不至而賞不行今雖欲行亦無所考據矣又賞功散於諸房既無程限又不委官點檢人吏得以高下其手使有功者憤歎然則欲士卒之知勸何可得也又聞燕山之役劉延慶擁精兵十五萬於盧溝河燕山縱間言且將刼寨延慶信之遽焚積聚以中軍先遁而十五萬衆一夕俱潰童貫不能誅而反以銀絹招潰兵然則欲士卒之知懼何可得也積習之久將士玩以爲

常靖康之間雖驟賞力戰如鄜虔節之軍斬梁方平張歸正王從道之徒猶未足以革前日之弊故金寇再犯都畿將帥奔走士卒潰散者不可勝計今日之弊非大變此風不能有濟欲乞令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專差人吏承行應有戰功者並令將帥所轄官畫時條具結罪保明申奏賞功司置籍承受據功狀次第取旨推賞人吏承行量事立程限委左右司郎官樞密都承旨點檢違限者黜罰因而受賂者依軍法即有冒賞而不實者許人告推治改正元保明官司重行竄責其遇敵不戰輒逗撓奔北之人必誅

別立約束行下庶幾士心孚信